

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

(美) 西德尼·谢尔登

天健 念柳 明子译

新奥尔良

星期四 二月二十日 —— 晚上十一时

她心不在焉地慢慢脱下衣服。脱光之后，她选择了一件鲜红的长睡衣来披上，好让流血时血迹不致显露出来。多丽丝·惠特尼把床边的桌子的抽屉拉开，小心翼翼地把枪拿了出来。枪黑得发亮，冷冰冰的使人不寒而栗。她把它放在电话旁边，拨了她在费城的女儿的电话号码。她听到了那遥远的电话铃的回声，然后是一声低低的“哈罗？”

“特蕾西……亲爱的，我就是想听到你的声音。”

“这真叫人喜出望外，妈妈。”

“我希望我没有把你吵醒。”

“没有，我在看书。我正准备去睡。查理和我本想出外吃晚饭的，但天气太糟糕了。这儿雪下得很大。你那儿怎么样？”

我的天，我们竟然谈起天气来了，多丽丝·惠特尼想，而我有那么多的话要跟她说，但却说不出来。

“这儿在打雷，特蕾西。”她的声调装出高兴的样子，“告诉我，你们在费城过得怎样？”

“我就象神话里的公主一样，妈妈。”特蕾西说，“我从来不相信有人会象这样快乐。我将和查理的父母见面。”她象宣告什么似的压低了嗓门：“栗树山的斯坦霍普一家，”她叹了一口气，“他们很古板。我正害怕得发抖呢。”

“别担心，他们会喜欢你的，亲爱的。”

“查理也说没关系，他爱我，我也爱他。我多想你能尽快

见到他。他帅极了。”

“这我相信。”她将永远也见不到查理了，她永远也没有机会把孙儿抱在膝上了。不，别想这些了。“乖乖，他知道能获得你，有多幸福吗？”

“我也是一直这么跟他说的。”特蕾西笑了，“关于我的事谈够了。告诉我，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你好吗？”

“我觉得很好。”

“有男朋友了吗？”特蕾西开玩笑地说。

自从特蕾西的父亲在五年前去世以后，尽管特蕾西一再怂恿，多丽丝·惠特尼从来没有考虑过和别的男人出外。

“没有男朋友。”

霹雳一响，就象台后的提示，时间到了。除了道别外，再没什么要说的了。“再见，亲爱的。”她尽量使她的声音保持镇定。

“结婚时再见，妈妈。我和查理一定好了日期，我便打电话给你。”

毕竟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非常非常爱你，特蕾西。”接着，多丽丝轻轻地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

她把枪拿起，举向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2

费城

星期五 二月二十一日

特蕾西·惠特尼从她那栋公寓的门厅出来往东沿栗树街朝银行走去。她的步履很轻快，只有这样，她才能使自己不致放

声高唱。她穿着一件鲜黄色的雨衣，一双黄色的雨靴，一顶黄色的雨帽仅仅够把她的一头发亮的栗色的秀发盖上。她刚廿五岁，容光焕发，显得很聪明。嘴唇饱满迷人，双眼顾盼流波，时而从浅绿色变为深绿色。她的身材苗条健美，肤色随着情绪变化，会从晶莹雪白而变为深玫瑰色。她的母亲有一次曾对她说：“说老实话，孩子，有时，我真认不得你。你真是说变就变。”

现在，当特蕾西沿街走去的时候，人们回过头来对她微笑，羡慕她脸上洋溢着的幸福。而她也对她们回眸一笑。

特蕾西·惠特尼想：能这么快乐真有点过份了，我将要和我爱的人结婚，我将给他生孩子。人生得此幸福，死亦足矣！

正八点半，特蕾西·惠特尼和她的同事走进了费城信托银行那华丽的大厅。特蕾西主管转帐部门，通过计算机把前一夜的转帐金额提出来，并通过计算机把它们转到别的银行。所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密码进行的，这些密码定期更换，以防止别人非法使用。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元经过特蕾西的手。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工作，这是养活全球的商业活动的生命线。直至查理·斯坦霍普介入特蕾西的生活以前，银行的工作对她来说一直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特蕾西是在一次经济座谈会上和查理相识的。在这次座谈会上，查理是应邀发言人。他正经营他曾祖父创办的投资公司，而他的伙伴则和特蕾西所效劳的银行有许多生意往来。在查理讲演以后，特蕾西登台发表了她的不同观点。查理最初感到有点好笑，接着却被面前的漂亮的年轻妇女充满激情的辩论吸引住了。在那古老的装钉工人饭店就餐的整个期间，他们的讨论没完没了。

查理三十五岁，是费城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富有的继承人。身高五英尺十英寸，黄中带红的头发已开始有些稀疏，有着棕色的眼睛，态度真诚，并有点学究气。在特蕾西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富有、但却令人厌烦的家伙。

仿佛看穿了她的思想那样，查理从桌子那边探过身子说：“我父亲一直认为他们在医院给他的孩子掉了包。”

“什么？”

“我可是逆子。碰巧我不认为金钱就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也不认为金钱就是一切。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父亲。”

他坦率得那么令人喜爱。以至特蕾西不能不对他发生好感。“我想知道，跟象他这样的人——一个世家子弟结婚，将会怎样？”她想。

特蕾西的父亲花了大半生才建立了一间小小的汽车零件制造厂，但这对斯坦霍普来说，根本不值一笑。特蕾西想：斯坦霍普一家和惠特尼一家是永远也结合不到一块的，而我却象白痴似的想什么来着，这位男子会不会请我出外吃晚饭？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见面呢。

这时，查理正在说：“我希望你明天有空和我一起吃晚饭。”

费城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吃喝玩乐的乐园。每到星期六晚，特蕾西和查理去看芭蕾舞或观看里卡多·缪蒂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其余的晚上，他们去逛新商场和在协会山的那些独具特色的商店。他们在吉纳诺的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吃干酪牛排，并在费城最时髦的饭店之一——皇家饭店吃晚饭，他们在主大楼广场购物，并在费城美术陈列馆和罗定博物馆闲逛。

她没料到会怀孕。查理一直没提过结婚的事儿，而她不希望他觉得为了孩子，非和她结婚不可。

一天，晚饭后，她决定向查理透露这个消息。她原来在她的公寓里为他准备了一味什锦砂锅的，但紧张的她把菜烧焦了。她忘却了细心排练好的一番话，贸然冲口而出：“真抱歉，查理，我——我怀孕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真叫人忍受不了。正当特蕾西准备打破这沉默时，查理说，“当然，我们会结婚的。”

特蕾西感到心头大石落了地。“我不想你认为我——你知道，你不一定非和我结婚不可。”

他举起一只手，不让她往下说。“我要和你结婚，特蕾西。你会成为一位好妻子的。”他不慌不忙地补充说：“当然，我的妈妈和爸爸会感到有点奇怪。”接着，他微笑着吻了她一下。

“为什么她们会感到奇怪呢？”特蕾西问。

查理叹了一口气。“亲爱的，我想，你现在还不知道你所处的处境，斯坦霍家族结婚总是……要门当户对，费城的世家。”

“并且，他们已经为你选好了对象。”特蕾西猜测地说。

查理把她抱在怀里。“那丝毫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我看中了谁。”

特蕾西在计算机旁忙碌着，每一份电汇都得一再核对，以保证密码不出差错。每项提款，她都得把帐号、金额和汇划银行的名称输进计算机内。

一上午眨眼便过去了。特蕾西准备利用午餐时间去烫发。正当特蕾西在穿雨衣的时候，副行长克拉伦斯·德斯蒙把她召进他的办公室。德斯蒙德是典型的高级行政人员。如果银行在

电视作广告的话，他是最理想不过的发言人。他穿戴不赶时髦，显得稳健、老派而有威严，使人产生信赖之感。

“请坐，特蕾西。”他颇以记得每位雇员的姓名而自豪。

“天气糟透了，是吗？”

“是的。”

“啊，嗯，人们还得跟银行打交道。”德斯蒙德的客套话完了。他把身子从书桌那边向前一倾，说道：“听说你跟查理·斯坦霍普订婚了。”

特蕾西吃了一惊。“我们还没宣布呢！你怎么晓得的？”

德斯蒙德微笑了，他说：“任何有关斯坦霍普一家的事都是新闻。我为你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你会回到这儿和我们一起工作吧？当然，那是指蜜月以后。我们可不想失去你。你是我们最得力的雇员之一。”

“查理和我曾经谈过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工作的话，我会更快乐。”

德斯蒙德微笑一下，感到十分满意。斯坦霍普父子公司是财界最有影响的投资公司，如果他能得到他们的投资，那可是求之不得。他往椅子一靠说：“特蕾西，你度完蜜月回来时，你的职位将会得到提升，薪金也随着增加。”

“噢，谢谢！真太好了。”她认为这是她挣来的，感到一阵自豪。得尽快告诉查理。特蕾西似乎看到众神已合计好要尽力把她淹没在幸福之中。

公寓起了火，持续不断的响亮的火警铃声突然打破了沉寂。特蕾西猛地在床上坐起来，困得头昏眼花，在黑暗的房间中嗅嗅有没有烟的气味。铃声还在响，她慢慢发现原来是电话的铃

声。床边闹钟的指针指着凌晨两点半。她惊慌地首先想到的是查理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她一把拿电话：“哈罗？”

老远的一个男的声音问道：“是特蕾西·惠特尼吗？”

她犹豫了一下。如果这是不正经的电话……“你是谁？”

“我是新奥尔良警察局的警官米勒。你是特蕾西·惠特尼吗？”

“是的。”她的心开始在狂跳。

“很抱歉，我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她的手紧紧抓住电话机。

“是关于你母亲的事。”

“是……是妈妈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她死了，惠特尼小姐。”

“不可能！”她一声尖叫。这是一个没正经的电话。一定是个怪人想吓唬她。她妈妈没出事。她妈妈还活着。她昨天刚说：特蕾西，我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很遗憾要用这样的方式通知你，”电话里的声音说。

那是真的了。是一场恶梦，但又是真实的。她说不出话来。她的脑袋和舌头都僵硬了。

警官的声音还在说：“哈罗？……惠特尼小姐？哈罗……？”

“我坐第一班飞机赶回来。”

她坐在公寓的小小厨房里，想着她的妈妈。她不可能死了。她一直是那么精神饱满、那么生气勃勃。她们一直那么相亲相爱。特蕾西的爸爸死后，那些收买他们的生意的人曾作出很多提议，他们曾建议给多丽丝·惠特尼大笔的钱，但她却坚决不肯出让。“这盘生意是你爸爸一手创立起来的。我不能让他的

心血付之东流。”而她也真的使生意越做越兴旺。

啊，妈妈，特蕾西想。我多么爱你。你会永远见不到查理了，永远见不到你的孙子。她开始哭泣起来。

她弄了一杯咖啡，又让它凉了。特蕾西很想很想给查理打电话，告诉他出了什么事，让他赶到她的身边。她瞧了一下厨房里的钟，已是凌晨三点半了。她不想吵醒他，她打算到了新奥尔良才给他挂电话。

米勒警官人到中年，显得有点烦恼，一副饱经风霜的脸孔，似乎对他所担负的角色由衷地感到不舒服。“警官，请告诉我……我妈妈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自杀了。”

她突然从头冷到脚。“那……那不可能！她为什么要自杀呢？她没有理由自杀的。”她的声音有点刺耳。

“她给你留了一张便条。”

停尸所阴森、冷漠，使人毛骨悚然。他们带特蕾西走过一道白色的走廊，进入一间宽阔、消过毒、空无一物的房间。突然，她意识不到这不是一间空房。里面放满了死人，还有她的亲人。

一个穿着白外衣的工作人员慢慢走到一道墙前，伸手抓住把手，拉出一个特大的抽屉。“要看看吗？”

特蕾西慢慢往前移，每移一步，她身体里都仿佛有一声尖叫。接着，她往下凝视着那个曾经养育过她的人的失去生命的遗体。她弯下腰去在她妈妈的颊上吻了一下。那面冰凉，象橡胶似的。“啊，妈妈，”她低声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

做呢？”

多丽丝·惠特尼留下的字条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我亲爱的特蕾西：

请你原谅我。我失败了，要我成为你的负担，我可忍受不住。还是这样最好。——我多么爱你。

妈妈

那天下午，特蕾西乘一部出租汽车回老家去。惠特尼家的住宅是一幢座落在称为上城的花园住宅区中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象新奥尔良的大多数房子一样，是用木建造的，没有地下室，因为这一带地势在海平面以下。

特蕾西是在这幢房子里长大的，它充满了使人感到温馨、愉快的回忆。当出租汽车减慢速度在房子前停下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草地上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待售——新奥尔良房地产公司”。这不可能是真的。她妈妈常跟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出售这所老房子。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儿度过了多么欢乐的时光。”

怀着一股奇怪的无名怒火，特蕾西打开房门走了进去。她大吃一惊地站在那里。全部房间都空无一物，所有的家具都被搬光了，房子只剩下一个空壳。特蕾西从一间房间跑到另一间房间，越来越不能相信。仿佛有什么灾难突然从天而降。啊，上帝，出了什么事？特蕾西听到前门的门铃在响，便象梦游者似地走去开门。

奥托·施密特站在门道里。这位惠特尼汽车零件公司的工头是一位上了年纪满脸皱纹的人，除了由于常喝啤酒而鼓

起的肚皮外，人长得精瘦。短短的凌乱四散的灰发装点着头顶。

“特蕾西，”他带很重的德国口音说，“我刚刚听到消息。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哀悼。”

特蕾西握住他的双手。“啊，奥托，看到你我很高兴。请进。”她把他领到没有家具的起居室。“很抱歉，没地方让你坐，”她抱歉地说，“就坐在地上，你不会介意吧？”

“不，不介意。”

他们就在地上相对而坐。他们的目光都因为悲伤而显得有点呆滞。从特蕾西能记事以来，奥托·施密特便一直是公司的雇员。她知道她父亲对他是多么信任。当她妈妈继承了这盘生意后，施密特仍一直留下来替她经营。

“奥托，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警方说，妈妈是自杀的，但你知道，她没有理由这样做。”

他用他那双粘满眼屎的蓝眼睛凝视着她。“你妈妈没有把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你。她不想让你担心。”

特蕾西皱了一下眉头。“担心什么？请……请你说下去。”

“你听说过乔·罗曼诺这个人吗？”

乔·罗曼诺？没有。怎么啦？”

奥托·施密特垂下眼皮。“六个月前，罗曼诺跟你妈妈联系，说他想买下她的公司。她跟他说，她对出让不感兴趣。但他提出的价钱超过公司所值的九倍。这一来，她可无法拒绝了。她那么兴奋。她打算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债券，这样，她就会有足够的入息来让你俩以后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她想让你惊奇一番。我也为她感到很高兴。最近这三年来的，我一直准备退休。特蕾西，但我不能撂下多丽丝太太，我能吗？而这个罗曼

诺——”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奥托愤怒得咬牙切齿，“这个罗曼诺只给了她一笔小小的现金。而其余那大笔款项说好上个月支付。”

特蕾西焦急地说：“奥托，说下去。后来怎样？”

“罗曼诺接管后，他把原来的全体雇员都解雇了，安插了他自己的人来管事。然后，他便动手洗劫公司。他把公司的全部资产卖掉。又订购了许多设备，但却不为公司付钱。供应商们最初对延期付款毫不担心，因为他们以为还是和你妈妈打交道。当他们终于催你妈妈付钱的时候，她跑去找罗曼诺，要求他解释。而他却告诉她，他早已决定不再继续进行这宗交易，要把公司交还你的妈妈。到了这时，公司不但已分文不值，而且，你妈妈还欠下了她无力偿还的五十万元的债。特蕾西，看着你妈妈为了拯救公司而拼命挣扎，我和我的妻子心都快要碎了。但找不到出路，他们把你的妈妈迫到宣布破产。他们把一切都抢走了。”

“啊，我的上帝！”

“还有呢！区的检查官通知你妈妈，说他准备对她提出起诉，指控她进行欺骗，这使她面临坐牢的危险，我想，她就是在那天死的。”

特蕾西满腔怒火，“妈妈只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不就行了吗？说清楚那家伙对她干了什么勾当。”

老工头摇了摇头。“乔·罗曼诺是替一个叫安东尼·俄撒蒂的家伙服务的，俄撒蒂是新奥尔良的土皇帝。当我发现罗曼诺以前已对其他公司下过同样的毒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即使你妈妈对他提出起诉，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获得解决。再说你妈妈也没有足够的钱陪他打官司。”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这是极度痛苦的呼叫。

“你妈妈自尊心很强。再说，你能有什么办法？谁也无能为力。”

你错了！特蕾西怨愤满怀地想。“我想见见乔·罗曼诺。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施密特直截了当地说：“把他忘了吧！你不晓得他的势力有多大。”

“奥托，他住在哪儿？”

“他在杰克逊广场附近有一座房子。但特蕾西，请相信我，你就是去那里，也没有用。”

特蕾西没有回答。她心中充满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感情——仇恨。

3

特蕾西给查理打电话。“查理，亲爱的——”

“你到底在哪儿，特蕾西？我整个上午都在给你打电话。”

“对不起，亲爱的。我在新奥尔良。”

“在那儿？你在新奥尔良干什么？”

“我的妈妈——去世了。”后面几个字她费了很大劲才说得出来。

“噢！”他的声调马上变了，“对不起，特蕾西。这可太突然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知为什么，特蕾西总没法开口告诉查理，妈妈是自杀死的。她多想把他们如何迫害妈妈的可怕经过全盘告诉他，但她忍住了。她想：这是我的私事，我不能把我的负担推给查理。于是，她说：“别担心，我没什么，亲爱的。”

“你需要我到新奥尔良去吗，特蕾西？”

“不用，谢谢你，我应付得了。我明天给妈妈举行葬礼。星期一，我便赶回费城。”

近黄昏的时候，特蕾西沿着运河街走去，来到一间当铺。一个戴着老式眼罩的脸色苍白的男人坐在有栅栏的柜台后面。

“您有什么事？”

“我——我想买一支枪。”

“你想买什么样的枪？”

“你知道的……一支……左轮。”

“你想要一支三十二、四十五口径的，还是……？”

特蕾西从来也没有拿过枪。“就是——三十二口径的吧！”

“我这儿有一支呱呱叫的史密斯·沃森工厂制造的三十二口径的，价钱二百二十九元，还有一支售价一百五十九的特许兵工厂生产的三十二口径的左轮。”

她身上没带许多现款。“你有便宜一点的吗？”

他耸了一下肩膀，“再便宜一点的只有弹弓了，小姐。实话告诉你，那支三十二口径的就收你一百五十块吧，附加一盒子弹，行了吧？”

“好。”特蕾西看着他走到一张桌子后的军火柜挑了一支左轮手枪。他把它拿到柜台。“你会用吗？”

“请你——扳一下枪机看看。”

他哼了一声。“你要我教你怎么装子弹吗？”

她正要说不，想说她并不打算真的用它，只是想用它来吓吓人，但她知道要真的这么说，听起来又有多么荒谬。“好，请你做给我看看。”

特蕾西看着他把子弹上了膛。“谢谢你。”她探手进她的钱

包，把钱数好交给了他。

“为了向警察局备案，请你把姓名和地址告诉我。”

特蕾西事先没想到这一点，拿枪威胁乔·罗曼诺可是犯罪行为。她心里想：罪犯是他，而不是我。

“我叫史密斯。琼斯·史密斯。”

他记在一张卡片上。“地址呢？”

“道曼路。道曼路二千零二十号。”

他头也不抬地说：“道曼路没有二千零二十号，那会在河中心了。我们就写五千零二十号吧。”他把收据推到她的面前。

杰克逊广场就在法国人聚居处的中心，漂亮的圣路易大教堂象保护神似的耸立其间。高高的树篱和丰姿绰约的木兰花树把广场上那些可爱的、古色古香的房舍和街道上的车水马龙隔了开来。乔·罗曼诺就住在其中的一座这样的房子里面。

特蕾西等到天黑才出门。她站在暗影里，观察那幢房子。她的打算很简单。她准备和乔·罗曼诺谈清楚，让他为她妈妈恢复名誉。如果他拒绝，她使用枪威胁他，迫他用书面招供。她将把供词拿给米勒警官，警官便会逮捕罗曼诺，而她的妈妈便会得到昭雪。

她走到房子面前按了按门铃。没有动静。他可能去了参加四旬斋前狂欢节的狂欢舞会。但我有的是时间，特蕾西想。我可以等他回来。突然，门廊的灯亮了，前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他的仪表使特蕾西惊讶。她会猜想她将看到一个面貌令人生畏的暴徒，满脸杀气。现在相反，她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颇有魅力的易被人认为是大学教授的人。他声音低沉而友善。“哈罗，我能为你效劳吗？”

“你是约瑟夫·罗曼诺吗？”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对，我能帮你什么忙吗？”他的举止显得潇洒动人。特蕾西想，难怪我妈妈上了这个男人的当。

“我——我想跟你谈谈。罗曼诺先生。”他注视了一会她的身材。“当然可以，请进。”

特蕾西走进一间摆满光可鉴人的漂亮家具的起居室。约瑟夫·罗曼诺家境阔绰。特蕾西痛心地想：这可是靠我妈妈的钱！

“我要给自己调一杯鸡尾酒。你喜欢喝点什么？”

“我什么也不喝。”

他感到奇怪地看着她。“你找我有什么事，小姐？”

“我叫特蕾西·惠特尼，多丽丝·惠特尼的女儿。”

他茫然地盯着她看了一会，然后，一丝想起来的神色掠过他脸孔。“噢，对。我听说你妈妈的事了，太不幸了。”

太不幸了！是他把她妈妈迫死，而他唯一的话只是“太不幸了”。

“罗曼诺先生，区检察官认为我妈妈犯了欺骗罪。你知道这不是事实，我希望你帮助我使她恢复名誉。”

他耸了一下肩膀。“在四旬斋节，我从来不谈正事。”他走到酒吧那边开始调酒。“我想，你喝上一杯，便会感到好过些的。”

他使她没有选择的余地。特蕾西打开她的手提包，把枪拿了出来，她用枪指着他。“我要告诉你怎样会使我感到好过些，罗曼诺先生。这就是你如实供认对我妈妈搞了什么鬼！”

约瑟夫·罗曼诺转过身来，看到了那支枪。“你最好把它拿开，惠特尼小姐。可能会走火的。”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按我的话去做，那它是要走火的。”

他现在小心地注视着她。他那双黑色的眼睛很警惕。“我